世外桃園　女友票選

六七六：空中俯視雙塔

小荻在機上，交了這個能說法文的牛津畢業生，登時不覺寂寞，而且對他的英國紳士禮貌和溫柔之中，富有男子漢的大方與爽朗，非常傾心。她介紹他見了母親，也同彼得秦握了手。只開了一次正餐，西安便快到了。

「請貴賓們看唐朝，距今一千數百年的兩尊寶塔——大雁塔，和小雁塔。看過就請坐好，繫上椅帶，就來降落了，現在特爲繞一圈，請看長安古都。」機長在播音了，大家很快地興奮了一次。小荻同這位新朋友，交換了通訊地址。他說：

「有這裏的文化機關來接待我，因爲我是特爲研究古都來的。小姐，我們暫別了。」他伸手給她，她熱情地托起手來，吻了一下，又照法國禮貌，湊了香腮給他，他吻了一下。降落，下機，紛紛擾擾，小荻三人在登車入城時，已看到有兩位着工作裝的，陪同她的新朋友，另外乘一輛小汽車走了。

「人生眞正快呀！」小姑娘，十七歲的這個嬌生的貴族小姐，十分振惱。她們的車子進了城，西安給人的印象是大而舊，而且房屋建築多有灰黯之感，富然是不可同北京相比的。彼得說：「在大唐最盛時，全世界的胡人都在這裏做生意，開店舖，從太宗起的初盛唐，到唐明皇，你們看過的貴妃醉酒時代，乃世界上第一大都。明皇後半期就衰了，有了安祿山之亂，以後大唐便走下坡路了。」

車到了「長安大飯店」。預訂的房間，清潔整齊而實用，也有較舊的西式設備。誠樸的「服務生」，有女有男，派來招呼這外賓房間的女子天子，宋嫩到了我們父子天子，宋嫩到了我們就將去看的西湖立都。」彼得在午飯和下午參觀時，爲她們補習了許多中國史，可說是一堂生動的歷史課。

「法國路易十四時代呢？」巴朵娜問他：「是中國什麼時代？」彼得笑道：「三百年前不到的清朝的第二個最能幹最長久——六十一年的康熙時代，在故宮不是看過他的畫相和御用戰袍麼？只三百年不到啊。」

心鬼　夏洛桑

六一：不會放過她

薛雲英望她一眼，忍耐着，沒作聲。在旁的親友連忙上前，說好說歹地把翠兒拉開。接着，阿康也跑過來了。

「翠兒，這是靈堂，這樣不好看！」一位親友勸她。

「是的，翠兒，既然她要來送爸爸，就讓她來好了。」阿康也說，「誰是眞心，誰是假意爸爸知道的。你要趕她走，人家反而會說你不對。」

「我不想對着這黑心腸的人！爸爸也不會喜歡看她在這兒做戲！」翠兒仍然嚷叫着。

「翠兒，你冷靜一下。辦完了爸爸的後事，還有法庭上的一場官司呢！那才是最重要的。現在你這樣鬧沒意思！」阿康強拉着翠兒坐下，把手中的手帕遞給她。

這時，大殮的時間又快到了，前來弔祭柯潛的親友也幾乎到齊了。翠兒終於按捺着自己，沒再和薛雲英衝突下去。

父親就快要離開她了，這時，哀傷已佔據了她的整個胸間，再沒有心緒去理別的事了。瞻仰遺容時，翠兒哭倒在父親的棺木上，要由阿康和親友們把她强行拉開。

「爸爸，你是給人害死的！我一定要把兇手找出來……爸爸，你不能死得這麼寃枉！……」翠兒泣不成聲，聲調悽切。

上火葬場，翠兒更哭得幾乎暈厥過去。……

辦完了父親的後事，翠兒仍然很哀傷。

「你不要再離過了，爸爸已經走了，他也不願意見到你這樣的。」阿康說，「現在，你要振作一下，不要忘了咱們還有一場官司要打。」

「薛雲英，我不會放過她的！」翠兒咬牙根。

風言蜂語　緣倫

加價鋪路

九巴擬兩年內撤換舊車。也是加價最好理由。

信用受損

信用咭及提欵咭被盜用趨增。

漸漸也發生信用問題。

利益關係

據說地產界對豪華住宅樂觀。

悲觀時往往不表意見。

七八：詐癲納福

整個下午，她和他消磨在海灣裏。兩人走過灣頭灣尾，坡上坡丁的別墅，和幾幢住宅大廈。日落時分，她們走去近碼頭的餐廳解決晚餐。吃餐時，金水凝望她像凝着一個謎，他說：「猜不透，你竟會把我拉到這裏來度假遊樂！」

「那就不要猜。」她說着，把銀叉前端的一片牛柳送到嘴裏去。

等到嚼罷食物而吞咽後，她又說：「凡事讓它帶點神秘，不是很有意思嗎？」

「你們搞電影電視的講浪漫，求神秘和刺激，但我這個造船工、駕駛員却講現實，凡事都要弄個水落石出，撥開雲霧！」金水說。

她哈哈笑，說：「怕我騙你來賣掉嗎？」

「像我這種人，才沒有出賣的價值。」他聳了聳肩。

「改個說法——利用價值吧？」秀麗的女藝員仍滿臉笑波善的哥哥。

當她和他走在回別墅的沙灘邊水泥路上，天黑下來，天邊吊掛着蛾眉月。四隻脚踏着路燈的光芒，兩雙手在剝着潮州柑，一瓣又一瓣地吃着。

她扭臉笑望他：「詐傻也不容易吧？」

他說：「不是演戲的料子，對此我很笨，總之，詐癲扮傻我也不會。」

在夜空中騰躍起哈哈的笑聲：「以爲我這次叫你來，是向方可明、嘉菲報復的一個部份吧？」

「我沒有這樣想過。」他大動作搖頭。

「說眞的，我對你有好感！自從救我一命後，再發現你是師兄，對你越來越有好感！」

海島日出　海辛

三二一：發生爭執

安娜曰：「我帮你打電話，叫莉莉派另一個來。」

洪成錦曰：「帮我救火乎？人未到我已經燒到煨喇！唔得，我鍾意你！」

安娜曰：「你鍾意我，過幾日喇！」

洪成錦曰：「唔得，我踩隻脚落油鑊都要者矣！」

安娜曰：「着雨樓你又不肯，李生，我都係唔做你生意，剛才亦算你，你已經佔了好大便宜。」

洪成錦曰：「我佔便宜？男女平等，你亦佔了便宜喇！吓？你着衫要走？」

安娜曰：「然，唔好强迫我，我有權不做！」

洪成錦興過火屎，曰：「唔好走！」

安娜曰：「唔好夾硬來，我唸者也！」

洪成錦獰笑，曰：「唸？你唸日喇！」

安娜曰：「唔好喇，李生，親戚來，點得呢，人地話會夾色傷寒者也！你不怕乎？」

洪成錦曰：「我興到出烟，夾色傷熟都唔拘也！瞓低喇！」

安娜一味話唔得。此時也，發仔早已獲報，當時但正在酒店大堂，因爲安娜冲凉之時已將銀粉卒入洪成錦髮脚，酒店外附近有架車，車上手足星仔聽到安娜與洪成錦發生爭執，馬上入酒店大堂，告知發仔。

發仔趕上九〇九號房門外，馬上拍門，喝問何事。

安娜認得出發仔把聲，忙呼叫救命。

發仔又拍門，曰：「乜事！裏邊聽住，如果不開門，馬上打三條九！」

洪成錦估不到有此一着，馬上穿衣，安娜揍到門邊，開了門。

發仔曰：「安娜，乜事？」

碧血情仇　石峰　秋原

十一：情何以堪

陳萬里遲鈍也不敢回，再一躍，跳上圍墻，向街上飛落，就向左面大街馳去！馳至街口，猛一回頭，見三丁書生距離自己不足三丈，更加不敢停留，一頭鑽進一條小巷！

他慌不擇路，見路就跑，終於穿出小巷進入大街，一回頭，又見三才書生。三才書生冷笑道：「小子，今日你縱然逃到天涯海角，也要將你抓回來！」

陳萬里忙又再閃入一條小巷，忽見一座院子後面蒸氣騰騰，他心頭一動，飛進圍墻內，見後院有許多人在洗菜，那些廚子們都呼喝起來了。

與此同，三才書生亦追了進來，陳萬里心頭更急，往飯廳裡闖，原來柴房設在後院，前面酒樓是棟兩層高的小樓，陳萬里飛上樓上，急奔至向街之窗前，推窗躍下。

此刻三才書生方上樓，見窗口開着，走去觀望，長街上靜寂無人，酒樓的人雖然已開始準備營業，但門未開，自然沒有食客，三才書生問無可問，最後亦只好跳下去。

酒樓對面是一排平房，三才書生遂望邊走，來至一家小客棧外，忽然抬步走進去，小二剛睡醒，帶點惺忪地道：「大爺要投宿？」

三才書生道：「剛才可是有位穿黑衣的人進來？」

小二恍然道：「原來大爺是來找人！今晨至今還沒有人進來過！」

三才書生將他一推，道：「帶我逐間房去搜索一下！」

小二驗有難色地道：「客官們還未下床，這個……」

三才書生伸手抓住他的手臂，小二只覺他五隻手指如同鉗子般，使他骨痛如刀割，禁不住痛哭起來：「大爺請饒命……小的帶你去就是！」

三才書生推着他去拍門喚人開門，恰掌櫃自內出來，道：「小二苦着臉道：「掌櫃，這位大爺，他……」（三〇三）

城市之光　成匡

意外重重（四）

胡國安說：「電話是由澳門打來的，請你明天上午九時，將三十萬現金轉入我的支票戶口，否則，我可不能回來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不要問，慢慢回你解釋好了。拜拜！」胡國安將電話掛斷了。

大漢亦把另一電話放下，點點頭。

「那麼，我可以走了罷。」胡國安簽了一張三十萬元支票後說。

「你可以走，明天提取了現金後。不過，你放心，我們會好好招待你的。」大漢說完，拔蘭地、啤酒，食品，紛紛搬出來。

胡國安自然是龍肉也吃不下了。他入浴後出來，欲穿衣而取不到，祇用大毛巾裹體而睡。然而，幾個大漢雖然說似飲醉欲眠，但幾個人將他擱在核心，他稍一動，他們就醒過來了。他知逃走無望，反正要花錢，知道他們提欵後才放自己走罷。

第二天一早，四人中的一個外出，十時半過後，電話鈴聲响了，爲首大漢接聽，唯唯有聲。收線後，對胡國安道：「你可以離去了。不過，我警告你，你千萬不要報警，否則，好戲在後頭。」

胡國安抱頭而去，自然不敢報案，他正籌劃，如何向梁子英砌詞交代！

胡國安定一定神，然後接號碼盤，搭通了，一個大漢拿起另一個電話，聽他們說話。

胡國安定一定神，然後接號碼盤，搭通了，一個大漢拿起另一個電話，聽他們說話。

無聲的歌恋　文畫　孫裕

應該是位純歌星

劉達蒂即把母親的話轉告老師，徐佩說：

「這是一位理想的母親，她完全對。你爲歌唱前途着想，必須排除阻碍你的一切因素，必須提防李先生；也和你的男友疏遠，結婚還早，姓張的也並非理想的對象。練歌吧！」

上課既畢，劉達蒂向老師提到楊太不是好人，徐佩點頭道：

「本來她是交際歌星，她嫁與老楊是爲錢，我並不親共，可是，也認爲恩格斯說得好：有愛情基礎的婚姻，才是道德的。」

劉達蒂告辭，由巴士下來，她到百貨公司去，是買內褲與襪。回家時，在近大厦一百呎，遇到王大衛，即叫了聲「大衛」，他站停問道：

「這幾天在『聖安娜』情形如何？」

「普通。」劉達蒂又問着：「你到什麼地方去？」

「理髮，然後赴宴。『聖安娜』賣得很貴。」

「你不必再來跑我歌，除了到老師那邊練歌，我不大出去。」

「不大出去？」

劉達蒂點頭，與王大衛道別了。

晚上她與兩個家長同購時，「叔叔」問她有人送進場否，答道：

「現在，我不要人送進送返，唱滿六月再說！」

「我的小輩應該是位純歌星，夜總會環境壞，要做到這點不容易。」「叔叔」嚴肅的說。

「我會做到的。」劉達蒂點頭。

劉達蒂到了「聖安娜」，唱完第一輪不見楊太，她又感到唱得不好，但鼓掌聲還不少。第二輪唱罷，離場前才遇楊太，她叫了聲，對方也說什麼，祇是還有笑容而已！回家，母親也未提到張嘉業有過電話來，又令她不高興。

明天早晨，劉達蒂打電話與林佩佩問昨天的股市，答道：「可算一落千丈，他今天在，昨天請假，下午來過電話：昨天我因公進總經理室，波士提到他在『聖安娜』喝醉。」

劉達蒂當然知道「他」是指張嘉業，林佩佩問有別的事嗎？她說沒有，即收綫看報。（一〇八）

貧家女　王方

十七：終於受傷

美玉說：「工多藝熟，做多了，車熟了，那就會快很多的了。我開始做的時候，比你賺到的人工還少呢。但是，我要告訴你一件事，你想要車得快，在工作時千萬不可以與人講話，否則，你顧着說話，車棉花時就會心不在焉，那麼你的速度加快，就會出錯甚至傷手。」

因爲美玉發覺，玉蓮在工作時也喜歡講話，才會這樣對她進行忠告，以免她受到工傷。

玉蓮在雪樓廠工作了兩個月之後，車棉花的件數已經漸漸增多，但她對此仍未滿意，因爲她與美玉的件數仍有一大段距離。但她仍未弄明白，美玉工資收入較多，是因爲經過了兩年多的動摩苦練，才得到的。香港工人的人工，每一元一角，工友講話。別都是用血用汗凝結而成。

玉蓮的壞習慣，至今未改，那就是在工作時，喜歡與工人開口，她固作時，喜歡與，然會答話；就了。那是她與左鄰的車位阿媚講話的時候，一算別的事不開口不留神，就給車針車中手指。

今天，阿媚穿了一套新裝返工，玉蓮覺得好看，便問阿媚在什麼地方買的。阿媚告訴她，是在大街買的。那些喜歡逛街的女工都知道，她們所說的女人街，其實就是九龍城的獅子石道。

那兒的固定檔口十分多，一檔一檔的，賣的都是女人用品，其中以服裝爲最多。不少服裝是廠家的出口貨，有些是給打回頭的，有些是貨尾，才以較低廉的價錢，判給檔販去賣。只要你有耐性，又夠眼光，那麼，在女人街打一個轉，就可以買到又平又靚的衣服。

歷史資料

霍光被奸人陷害事件揭發經過

龍影先生：

關於漢代一個小皇帝的智慧故事，簡覆如下：

漢武帝臨終時曾留下遺囑：由大將軍霍光輔佐他的兒子弗陵繼承皇位。

霍光爲人老實幹練，辦事認眞周到，對皇上忠心耿耿，年幼的漢昭帝弗陵對他很是信任，一切國家大事都交由霍光處理。

昭帝的哥哥劉旦，武帝在位時被封爲燕王。父親把皇位傳給了弟弟弗陵，他十分不滿，一直耿耿於懷。劉旦串通了皇后鄂邑蓋公主和大臣上官桀、上官安、桑弘羊等，企圖謀害霍光篡奪皇位。

漢昭帝十四歲那年，上官桀一伙經過一番密謀，令其心腹假託在河北的燕王劉旦之名給弗陵皇帝寫了一封信，信上說：「霍光最近外出視察羽林軍時，衣食住行，禮儀同皇上一樣。他還私自把一名校尉調到自己的將軍府裡，大有謀權篡位之野心。我情願交回燕王大印，回到京城皇帝身邊來保衛皇上，以防備奸臣搞陰謀活動。……」信寫好之後，趁霍光休假外出，不在朝裡的機會，呈送給昭帝。上官桀、桑弘羊等早已做好了準備，單等皇上詔文一下來，就馬上把霍光抓起來。

但是，這信送上去以後，昭帝却沒有馬上批覆。這件事霍光已聽說了。第二天早晨上朝時，他沒敢直接朝見皇帝，而是獨自坐在偏殿中，等候皇上召問。早朝時，弗陵皇帝見文武大臣俱到，獨不見霍光，就問道：「霍大將軍那裡去了？」上官桀趕忙回覆說：「因爲燕王上書揭發了他的罪行，所以他不敢來面見皇上了。」昭帝說：「傳霍光上朝來見。」霍光來到金殿上了。上官桀一伙個個都嚇出一身大汗。從此以後，他們再也不敢欺蒙年幼的皇帝和輕舉妄動了。（豐餘、新八七二二）

名詞解釋

「日出」中的陳白露是典型代表

通天曉先生：

怎樣的良好教養，在成爲交際花之前一定是經過某種痛苦的煎熬。在成爲交際花之後，她必須極力保持她掙來的身份地位，在男性中週旋，既若即若離，又不即不離。無疑，交際花是活動在有錢人之間，有時也揮霍得像有錢人一樣，錢從何而來？陳白露在劇中玩弄有錢人的手段已作了最好的說明。正因如此，就必須接受有錢人的玩弄。但是，作爲交際花，決不能成爲某一個人的「禁臠」，做某一個人的「外室」，爲某一個人所「獨佔」，因爲這些都是犯交際花身份之大忌的。因此，交際花總是出賣色相，但要講究手腕。

其實，不止南非這種能自行發酵變成酒，許多含糖豐富的果都會這樣。我們冬季將柑貿回來，如果放置較長的日子才吃，偶然亦會吃到個別的柑含有少許的酒味。這就是天然釀酒酵母菌侵入其中，將柑中的一些糖份轉變成酒精之故。（金德、新八七三一三）

古蹟名勝

黃金值錢不因稀有　主要在於開採困難

通天曉先生：

徐達儀先生：

日本京都皇宮的門，不但數量衆多，而且等級森嚴。

建禮門在皇宮紫寰殿，也叫「南門」。最初它是日本天皇聖駕通過的門，漸漸地一些外國的國王和總統也由此門通過。如遇即位、受冠、立皇后、立太子等重大儀式也開此門。我國領導人鄧小平訪日時，建禮門就打開了。

宜秋門也叫「公卿門」，是親王、公卿以及諸侯進宮時通過的門，在早期是將車停在門外，徒步走進去。後來天皇降了聖旨，從此可以驅車而入。

平唐門是一般有正式公務的人出入的門。

此外還有承明門、日華門和月華門。建築都是中國式的。承明門是天皇外出巡察和上皇讓位時出入的，爲了警備，設有左兵衛、右兵衛。日華門和月華門構造相同，是近衛將領出入的門。另外尚有長樂、永安、左掖、右掖等門，分別用於不同的等級，這些門建築也很華麗。（金漢、新八七二八四）

物狀粒部背　現出瘡痕有　敏過膚皮屬　施兼外內要

憑情辨症

小弟最近的背部生了紅色的粒粒，有些瘡痕，在冲完凉更加痕癢，我用Mycigueml的藥膏搽，沒有好轉，有什麼方法可治療？問皮膚問皮膚先生：

你背上粒狀物是何東西？如果是天熱時，這可能是爲脂子，但現在天氣仍然凉快，不應是這種東西的。這紅色粒狀物有沒有膿頭的呢？如果有，這就應屬於毛囊炎或痤瘡。但這又未見提及的。

還有一種可能，就是屬於皮膚過敏，因來信是提到痕癢爲主的。痕癢正是與皮膚過敏有關的。

處理的辦法，是你先要檢討所用的肥皂，最好是選用一種中性規，這對皮膚之刺激會少得多，應是較爲合用的。另外，就是皮膚也可能過份乾燥，可用一種Oilatum規冲洗，這會好一些的。

不要過份搔抓它，這是不利的。如覺痕癢，可外搽膚輕鬆軟膏，這也有一些作用的。如果在夜間睡時覺其痕癢，可在睡前服用一粒Jacdral藥丸，這也能有效果的。（梁醫生、新八七二六八）

天地文理

中國現存最早最完整方志

華陽國志

通天曉先生：

小妹在貴版忠實讀者，常拜讀通天曉在答讀者的歷史問題時引用「華陽國志」以示佐證，小妹十分感興趣地希先生介紹一下「華陽國志」是什麼樣的書？　江曉琴

江曉琴小姐：

關於「華陽國志」是中外學者一致公認的中國現存一部最早，比較完整的方志，作者是常璩。常璩，字道將，東晉蜀郡江原人。不僅生平代無可考，就是關於他一生的事蹟知道也不多，只知他曾任過散騎常侍，掌著作。這個職務使他能夠接觸大量文獻資料，爲前，晉朝司馬氏置守治蜀這一段謂之「大同」的史事。「華陽國志」於第十、十一、十二這三卷，集中介紹了晉以前的四百年間蜀中各方面的人物將近四百人，其中不乏有作爲的政治、軍事、經濟、教育、文學與科技的重要人物，如李冰、文翁、司馬相如、楊雄、諸葛亮……。而且記載這些人物事蹟之富，在方志中實罕其匹。這就爲人們研究這些歷史人物提供了許多有用的材料。

常璩的「華陽國志」是一部內容詳實，取材慎重，結構謹嚴的優秀歷史地理著作。成書之後一千五百多年來，一直信譽卓著。據李約瑟博士一點引起了中外地理學者的高度重視。清代廖寅校刊序稱：它「足證佐經史，後有修滇蜀方志者據以爲典，則誠藝林之勝事也」。事實上也確是如此，歷代以來，凡是研究四川、雲南、貴州的歷史、地理著作只要涉及先秦、秦漢、三國、晉這一時期的都往往徵引該書爲據。無可置疑，常璩的「華陽國志」是中國方志中的一顆耀眼的明珠，也是中華古代文化遺產的精華。（能案、新八七二八六）

整地展現出西南一方上千年間歷史的概貌。特別應該指出的是，在一至四卷中所記敘的關於西南古代民族的材料，尤其豐富，異常珍貴。它不僅記載了三十幾個少數民族和部落的名稱及其分佈，而且對其中一些主要的部族或部落，如巴、蜀、氐、羌、夜郎、哀牢等的歷史、傳記、風俗，以及他們同漢族王朝的關係，作了較多的記敘，並且有些是獨一無二的記載，還又爲人們研究西南地區古代的民族提供了極爲寶貴的歷史資料。

「華陽國志」分別於第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卷，介紹了漢代的公孫述、劉蜀、劉璋及晉代李特、李雄、李壽割據四川的始末；介紹了劉備、劉禪蜀漢政權的興亡及其對西南的開發；介紹了蜀漢滅亡後至李特據蜀時所出現的人物，爲了警備，設有左兵衛、右兵衛。日華門和月華門構造相同，是近衛將領出入的門。另外尚有長樂、永安、左掖、右掖等門，分別用於不同的等級，這些門建築也很華麗。（金漢、新八七二八四）

名勝古蹟

交際花一詞出上海　指高級妓女或舞女

「日出」中的陳白露是典型代表

通天曉先生：

不管她們中有人受過怎樣的良好教養，在成爲交際花之前，就讓你佔有多少時間那樣。

有一點可能爲當代青年所不了解的，就是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，流行於西方夜總會的娛樂形式，並不投合當時的東方閨佬的口味。那時在大庭廣衆中唱歌或跳舞的女性，社會地位被認作低下，甚至比上等妓女和上等舞女不如。所以交際花儘管跳舞十分出色，歌喉非常婉轉，也決不會當衆表演，以免因而降低自己的身份。

正如陳白露那樣，一成爲交際花的女性，便沉於上流社會而不能自拔。那一方經濟上垮了台，她當然趁機掉頭不顧。但是玩弄人者也必被人玩弄，當交際花的，從來沒有幾個好下場的。

抗戰烽火一爆發，社會經濟結構變化甚大，昔年的交際花，也就不可能在上海存在了。（柳生、新八七二八三）

牧函

高富其　會考生
陳良清　阿子
青年人　寧
英　光眞生
糖　丁烈光
小廚子　江曉琴
龍影　問生辰
蛙書虫　麥清
生病人　徐達儀
溫慶遂　問皮膚

衡坊版務

通天曉主辦

讀者諸君來函示名示址爲要
並宮明服務版
或者寄通天曉